

拙作《潘金莲的饺子》是戴敦邦老师赐的插图。戴老师不画画的时候,像佛菩萨,不怎么动,冷不丁讲两句,有点冷面笑匠的意思。可是一到画室,立刻动如脱兔,他有一只梯子,上上下下,灵活无比,这里两笔,那里两笔,看得我目瞪口呆,哪里像八十多岁的老人?我把书稿打印出来,用了大大的字体,方便戴老师阅读,我一进门,见那叠稿放在桌上,心下有点忐忑,不晓得戴老师的评价。谁知道老先生开口就问我,“我问你呀,潘金莲包的饺子,到底是什么饺子?”

《金瓶梅》里确实写了好几次饺子,比如李瓶儿招待西门庆,“亲自洗手剔甲,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扁食儿,镶银钟儿盛着南酒”。西门庆临死之前,吴月娘问他“想什么吃”,最后叫孙雪娥做了水饺送去,西门庆“最后的晚餐”,便是那“三四个水角儿”。但是潘金莲包的饺

有一回在旧书店见到一册《叶圣陶散文甲集》毛笔签名本,“我的天!”——竟然是叶圣老赠给范泉老师的。书好,价钜也好!犹豫数日后,咬咬牙买下了这本凝结着两代编辑大家友谊的书,心里是“疼并快乐着”!

范泉生前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审,主持编辑出版了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。他和叶圣陶先生相识于抗战胜利后的上海,那时范泉刚到而立之年,而叶圣陶已然年过半百。从范泉工作的永祥印书馆编辑部(福州路380号)到叶圣陶工作的开明书店(福州路268-272号),相距只有数百步路,因此时常有见面和联系工作的机会。

因为范泉正在编着《文艺春秋》月刊,岂能放过身边的这位文学大家、编辑宗师?他经常去开明缠着叶圣陶约稿。范泉对作者的“紧逼盯人”,在日后的出版圈是有名的,看起来这门“独家功夫”,是他出道后就已百试不爽的了!当然叶圣陶是公认的敦厚长者,对于小青年范泉,只要能说出组稿的理由,他总是排除困难,有求必应。

1948年8月12日,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。次日早上范泉见到报纸上的消息后,深感悲痛。朱先生逝世前编辑《闻一多全集》时,曾将闻先生的未刊遗文一再介绍给范泉发表,并答应为《文艺春秋》写稿。范泉觉得应该在杂志上作出反应,表示哀悼。他立刻行动起来,带着约稿信拜访叶圣陶,他请求叶老当天交卷,之所以要求如此急迫,实因最新的一期杂志应该在本月15日出版,杂志已经印好,正在装订。为了悼念朱自清先生,范泉决定“急事急办”,抢时间赶印蓝色插页,编在杂志的卷首。叶圣老正沉浸在失去挚友的巨大悲痛中,但听了范泉的一席话后,一口应承,并在当天下午赶出一篇两千余字的悼文《佩弦的死讯——悼朱自清先生》,在下班以前如约交稿,并附上了朱自清遗墨——写给叶老的一封信。叶老不愧是编辑宗师,在那样的心绪下,他依然考虑到了插页版面应该图文并茂。

得到叶圣陶的大力支持,范泉用一天时间完成了插页的制版、排校、印刷的任务,《文艺春秋》七卷二期于1948年8月15日按时出版。此时距离得知朱自清先生逝世的讯息,只有两天时间。铅排时代的青年编辑范泉完成了一个出版奇迹,我等晚辈除了“服帖”还能说什么呢?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与戴敦邦聊饺子

李舒

子,却不是普通的水饺,那时候,武大死了,她蒸了三十个“裹馅肉角儿”,等西门庆来吃。

《金瓶梅》的妙处,就是不只写我们熟悉的佳人,闹怨情仇,潘金莲的另一面,是两次三番数饺子(本做了三十个,午觉睡醒后一查,发现只剩下二十几个)。她疑心是武大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迎儿偷嘴,于是打骂迎儿,宛如一个市井妇人,小气、苛刻而狠心。

让迎儿挨打的罪魁祸首,是那个消失了的“裹馅肉角儿”,即猪肉馅饺子。这种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食物早在唐代便已出现,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挖掘出的唐代古墓中,曾发现长约5厘米的月牙形饺子。到了宋朝,饺子品种开始增多,《东京梦华录》出现了“水晶角儿”的记载,《武

林旧事》“蒸作从食”中有“诸色角儿”。明代的饺子已经和现在没什么差别,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记有“椿树饺儿”,《明宫史》中则称为“水点心”或“扁食”。潘金莲这里做的是蒸饺,和水饺不同,蒸饺的皮面必须是开水烫过的,俗称烫面,比水饺略大,呈半月形,蒸出来皮薄馅大,而且皮子比较筋道,由于不是用水煮的,故而比较干松一点。潘金莲的心思最为细密,做蒸饺而不做水饺,多半还因为时值阴历七月,天气炎热,潘金莲家也没有冰箱,水饺经不住存放。

我曾经问过蔡骏一个问题:对你来说,编故事是不是没有什么难度?蔡骏答:“编故事本身没有难度,真正的难度在于不重复,不重复所有前辈大师们的作品,也不重复自己。”

蔡骏最早在榕树下发表作品,后来去《萌芽》发表小说,那时候写的还都是纯文学的故事。突然之间蔡骏因为一部长篇小说《病毒》扛起了中国悬疑推理这面大旗。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所有写作都是围绕着悬疑推理这方面进行。直到前几年,他又开始回到纯文学领域,接连出版和发表了半自传体长篇《春夜》和“曹家渡童话”系列小说。

时至今日,蔡骏一共创作了几十部长篇小说,近百部的中短篇小说。这样再回味他的那句“不重复自己”,就很好理解了。但蔡骏总是有自己的办法。一个作家总要有自己的办法。

蔡骏的第一个办法是在故事类型上做一些叠加,把不同的风格和题材叠加起来,这里要说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,可能是一个乘法。蔡骏去年出版了两本新书《谎言之子》和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,其中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的叠加就是他本格推理,社会派悬疑,再加上硬汉派的人设,这三种风格融合在一部小说当中。而在《谎言之子》中,蔡骏叠加了

菱,是绍兴人的日常食物之一。游宦在外的绍兴人,每在异乡见到菱与藕,常会兴起思乡的惆怅。菱分新菱和陈菱。新菱是当年的菱,陈菱是去年的菱。

五六月间,乡人清菱塘时,在底部的淤泥中,能掘出去年的菱角,味亦美。只是菱壳是乌黑的,在菱的心里生出一根似细丝般的苗,如莲心的绿芽儿。

上海的松江亦产菱,其味不输南湖青菱。松江附近有一个叫草鞋浜的村子,村民家家种红菱。菱上市的时候,松江火车站附近的马路桥摆满了红艳艳的菱。松江人乘火车去上海,都会带几篓红菱馈赠亲朋。

草鞋浜红菱生熟皆宜。嫩菱生吃。半生半熟的菱肉则用来炒杂锦菜。煮好的红菱剥去外壳,去掉淡红色的衣,菱肉上有一个美丽的紫背。总之,生菱甘脆鲜嫩,熟菱香甜糯糯,各有其妙处。

堆雪人,想必也会,只是堆出来的雪人样貌兴许与今时不同,今天的雪人似乎偏西方童话风格,古人的雪人说定会发髻高束,宽袍长袖……

“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,就是古代没有下完的雪,落在今人的肩膀上?”女儿继续问。我有些惊讶,她怎么会问出这么有诗意的问题。旋即答道:“那可说不定,每一片雪花都是古人写给今人的信札。”女儿嫣然一笑,那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《落雪》,我知道她有了这篇作文的创作方向。其实,女儿的话让我想到了胡竹峰先生的一本散文集《雪下了一夜》。应该说《雪下了一夜》是一



春山读书

(中国画) 于学波

蔡骏编故事的方法

小饭

获得了凤凰文学奖的首奖。蔡骏的第二个办法是强调悬念。他说悬念不仅仅只是一种类型,它同时也是一种小说的叙述方式,所有的文学类型中都有悬念,包括纯文学中也有悬念。的确是这样,讲故事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留有悬念。所有人类最原始的讲故事形态中就都包含着悬念,因为有悬念才是人更爱听的。最终,悬念成为蔡骏的工具。

蔡骏讲故事的第三个方法,可能要归结于目的。对蔡骏来说,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释放。写悬疑小说的时候,这种释放就是对自己恐惧的释放,对于冒险精神的释放。每个人都有一种探索欲,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敢去冒险。作家在小说中就可以。

有人问在蔡骏的作品里能不能看到蔡骏本人。蔡骏坦诚说在有的作品中能看到,比如他第一人称的作品,“就是我自己”。蔡骏说:“比如说《一千万人的密室》里面,主人公所有的一切都跟我相反,性格人生经历等等一切都相反,但我认为他就恰恰代表着我自身隐藏起来的另外一面。也就是说真正的蔡骏有五花八门,很多面。”

前段时间回老家河田镇,碰到乡镇赶集,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叫筋子的人。筋子和他父亲不和,少年时就被父亲赶出了家门,四处流浪,他回到河田镇的时候,已经是虎虎生气的青年了。那个赶集的日子,供销社门口的空坪上,很多人围成一个圈,嘻嘻哈哈地看热闹。我和堂哥土土从人缝里钻进去,看到一个中等个,瘦得像只猴子的青年,在耍把戏。他裸露着上身,虽然瘦,却结实,手臂上的腱子肉和腹肌异常地发达和明显。他腰间扎着条红布腰带,穿着白色的灯笼裤,脚蹬一双脏兮兮的有破洞的白球鞋。

他抱着双拳,两片薄嘴唇开始翻飞:“各位乡党,各位朋友,各位男女老少,我筋子给你们唱唱了,今朝在此献艺,有钱的捧个钱场,没钱的捧个人场,大家多多喝彩。”地上铺着一张塑料布,上面摆着好多小纸包和一截截的小树根。他身后的地上放着刀枪剑棒,还有个竹篓子。他的吆喝声招来了更多的人,我和土土坐在最前面的地上,津津有味地看着他表演。他先打了套拳,又摆了通棒,获得了满场的喝彩声。接着,他拿起一把剑,仰起头,将那把长剑插进了嘴巴里。我目瞪口呆,人群中传来惊恐的声音,他竟然将剑全部插进了喉咙。当时我们都不晓得这是把戏,以为他真的有功夫。表演完吞剑的把戏,他就开始卖药,拿起一个小纸包,打开来,让大家看里面黄色的粉末,说这是上好的伤药,专治跌打损伤,什么内伤外伤,都有奇效。可能是因为他卖力的表演,人们相信了他,塑料布上那堆小纸包不一会就所剩无几了。他边卖药,边说话,让大家别走,一会还有更加精彩的表演。

下面的表演惊心动魄。卖完伤药,他喝了口水。在一个没有上过釉的粗陶碗里,倒进小半碗水,他拿起塑料布上的小树根,在碗里使劲地磨。磨了好大会,碗里的水变得混浊,呈现出淡黄色。全场鸦雀无声,谁都不晓得他混这水小树根做什么用。碗被他放在了塑料布上,他从身后地上的竹篓子里取出了一条蛇,那是条眼镜王蛇。筋子的手掐住了蛇脖子,绕场走了圈,回到原处,伸出舌头,让蛇在他的舌头上咬了一口。顿时,全场响起了尖叫声,我屏住呼吸,心惊肉跳。筋子咬住舌头,把蛇放回竹篓子里,又绕场一圈,让大家看他把蛇咬过的舌头的舌头。然后,赶紧端起碗,用碗里的水洗着舌头。每洗一遍舌头,舌头上就会淌出如鼻涕般的黏液,洗了几次后,碗里的水没有了,他的舌头也消肿了。这太神奇了,围观的人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狂叫。原来那小树根是蛇药,于是,他的蛇药一抢而空。

曾经有段时间,我做梦都想做筋子那样的人,走南闯北,凭着一身本事。有天,我竟然不去上学,企图跟筋子去走江湖,我父亲狠狠给了我一耳光,说筋子是骗子,他卖的都是假药。我不信。可是,不久后,果然有人找筋子算账,说他卖的蛇药是假的,差点出了人命。筋子又一次从河田镇消失,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,也没有他任何的消息,仿佛人间蒸发。

筋子

李西闯

吴昌硕。回视苏州应是吴昌硕金石缘的福地,在那里他结识许多金石书画诗词的顶流人物。吴云两叠轩中高朋满座,潘祖荫、吴大澂、俞樾等相与畅叙。顾文彬在怡园之中与吴昌硕、金心兰、胡三桥、倪墨耕、吴秋农等诗文互相唱和与书画合作。这些照亮了晚清金石书画圈的鸿儒与名手,彼此在交流中留下了一段段的艺林佳话。无法想象吴昌硕的人生,没有吴门姑苏的一站会是怎样。

前贤鸿儒与金石书画的名手相聚时的笑声未曾远去。寄托怀抱的雅集之乐趣是真切的,抑或我们当下的作品仍未成熟,然而艺友之间的探讨鼓舞,尤为珍贵,并每每照亮了彼此的前行。

晚清有位《兰亭楹帖》的狂粉——吴云,他曾收集宋元明旧拓《兰亭叙》二百余本,并颜其居为“二百兰亭斋”。二百兰亭斋终究没有开出梦想

中的楹帖奇花。然而由吴云所收藏的秦汉古印及其所拓《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》,却开启了客居其家的一位叫吴苦铁的金石世界。其在首集自存印谱中慨然而曰:“数年来于退楼老人(吴云号退楼)许见所藏秦汉印,浑古朴茂,心窃仪之。每一奏刀,若与神会,自谓进于道矣。”又云:“假馆授餐,情甚挚。余得以观法物、古书,摹印作篆,觉有寸进,封翁之惠多焉。”这是多么情深意切的金石因缘啊!

“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”,移居沪上的吴苦铁终于铸就成了名满天下的缶翁

就占尽春光。胡竹峰似乎丝毫不怕这些,展开《雪下了一夜》来通读,篇篇都能看到古今文脉的沿袭和发展,关键又是能读到新意。正因为这点,这本书我读了多遍,现在决定把它推荐给女儿来读。打雪仗归来后,吴雪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奋笔疾书,作文写好后,我不着急评判,而是把胡竹峰的《雪下了一夜》拿给她看。她连看了三篇,如获至宝,欣喜地发现:原来文章还可以这么写。在古人业已成熟酣畅的笔墨下,结合当下实际,旧墨新磨,飘出的是墨之新香,画出的是今时新景。

布菜希特说:“新肉是用旧刀叉吃的。”这话说得乍一看

古代的雪落在今人肩上

李丹崖

楼记》《永州八记》……这些文章的篇名个个如雷贯耳,很多都是选入了中小学课本的,而胡竹峰却要拿来重写,不免让人惊叹,胡竹峰的文胆好大。然而,我真正读了,才发现,胡竹峰的笔力老辣。旧题重写,或可称之为“同题文章”,这就好比同一件衣服穿在多人身上,谁身材匀称,容貌姣好,谁

雅集之乐

唐子农

些绝对,仔细琢磨,作文如盛宴,今人新作一定是用旧的典籍作“刀叉”来“操刀”烹饪的。这也正是女儿在雪地里说的那句话的大意:古代的雪也曾落在今人的肩上。这丝毫不矛盾。受《雪下了一夜》的启发,我与女儿达成了一个约定,今后凡是她老师布置的作文,女儿写女儿的,我也用相同的时间写一篇同题,写完后,再相互对照。坚持了三个月后,我从女儿的作文中看到了少年的天真烂漫,女儿说,也从我的作文中读到了阅历和经验。

每到周末或寒暑假,“家庭共读”成为我们固定的主题。

共读一本书 责编:郭影